

全国作家写洛阳老城

中共老城区委、老城区政府 协办

## 臭杂肝汤·真不同

□何频

文人相轻的例子,不得不提的,还有一个是汪曾祺笑眯眯贬低李準写字的事。这已经是一个公案了,可因为目前拥汪的势力太大太强,而其中有的人例如苏北与李建新等立于潮头者,他们还是我的新老朋友,故而,我不敢大张旗鼓地议论这件事。

今秋吧,先后有朋友游江南,是奔着杭州和绍兴去的。文人无论男女,痴迷周氏兄弟文字和故事的都不少,或者,口头上不言周作人而说徐文长与陆游,总归是要去绍兴的。朋友问我那里有什么好吃的?我说什么,我说水乡的早上,马路桥头边,两口子合伙卖粢(zī)饭的,中国式饭团——糯米饭包油条咸菜丝;或者,就着价钱便宜些的老式花雕,浅酌一口,撕吃一只醉蟹的红脚爪,末了喝一碗雪菜笋丝汤……这些怕你都不喜欢。所以世故些论雅俗共赏,也图省事,我就说你找那咸亨酒店吧。茴香豆,孔乙己,然后再来点儿鱼虾菜肴,包你满意不后悔。这是对朋友,对别人,要是我自己再游绍兴,非要来点儿带臭味、发酵发霉的特色小吃。

这就和我们外埠人到了洛阳一样,洛阳的小吃与名吃,是真不同的水席和街头的几种汤,如羊肉汤、牛肉汤、丸子汤、豆腐汤,等等,还有本地人不说羊杂碎而特别冠名说起的臭杂肝汤。当地人为自己的羊杂碎打广告是这么说的,说不时有台湾同胞回来探亲,回去的时候,专门带着保温桶到老街里舀了一大份臭杂肝汤,回到台北让家人和乡党共食时还是热的,贪的就是那浓香里的一小点儿似有似无的臭味道,这才是河洛老家的原汁原味!据说,羊杂汤在河洛地区的本名叫杂羹。制作杂羹,汤用羊骨头大小件慢慢熬成,精心撇去浮油和油沫,兑入羊杂即羊下水、头肉、心肝、肚肺与羊血,等等,这是农村在十冬腊月赶会的传统小吃。有道是——

在经济不发达的时候,大村街镇啥没有,不能没有杂羹。或村头,或镇中有一门面儿,挂一颗羊头、一块羊肋骨,便是杂羹的标志,一口将军帽锅,冒尖的羊骨,翻着花儿的白花花的羊汤,操勺者,不停地用勺儿盛汤往羊骨上淋,口里念念有词:“杂羹,杂羹,添汤不要钱。”来食者或一桶,或一锅,或一坛地守候,交上钱去,只见操勺者将切好的羊杂往碗里一抓,放入葱丝香菜,然后倾入来人的食器内,后泐入锅内的汤,往往是分两次操作,汤倒进去,再滗出,为求个热,再泐入满满的汤,喜食辣者告之,放入红艳艳的油泼辣椒,来者便喜气洋洋地或掂或端着而去。此大多是孝敬行动不方便的老人的。因此,人称为老父母掂杂羹的人为“孝子”,也有拿着饼或馒头泡入碗中立等就地而食的,边吃边添汤,用后大汗淋漓,心满意足。

以上这段活色生香充满了河洛土味的话,我抄自一个名叫陈淑真的女子的文章,她曾供职于偃师交通局,好写作好文章,著有《吃趣》一书,分类说本土的名吃与小吃。我在偃师访古的时候,他们专门送我的,我一看便爱不释手。说起来,东汉与西晋,皇家的太学遗址就在偃师境内,洛阳老街的风味汤羹,例如臭杂肝汤,恐怕承传偃师民间的杂羹风味不少。

冬天喝一碗羊杂碎汤,配个热烧饼或饼丝,美极!同样的羊杂碎汤,各地叫法不同,我的老家属古河内,紧挨着洛阳,但怀庆府人直呼羊杂碎汤,或者说吃碗羊杂碎吧。还有别的,例如鲁山有名的羊杂汤,开封的羊双肠汤,等等,但无法回避的是,真正的行家与吃家,现在曰“吃货”吧,都是“重口味”,他和她,图的就是这汤的莫名其妙、似有似无的那点儿臭味。这独特的臭味才是真味和原味,不可思议的正宗味道。还有开封有名的羊双肠汤、羊霜肠。而且,还必须是类似于洛阳、开封与绍兴,这样历史悠久的地方、名人辈出的地方,才有这独特的臭味道。有人好吃,却见不得洛阳的臭杂肝汤和绍兴的霉苋菜梗、霉豆腐和臭豆腐,这就是叶公好龙有新传了。

当我们“拼死吃河豚”,用过了洛阳老街的臭杂肝汤,吃饱喝足了,擦擦嘴走出老街不远,迎面便是真不同饭店,水席来也!怨不得我要说李準,这老字号的“真不同”,招牌上三个斗大的八分隶字,虎虎生气还真打人。你听我的话,去绍兴若去过了咸亨酒店,那副门联也是名联了:“小店名气大,老酒醉人多。”李準一出手,字写得非隶非楷,魏碑的风骨与风韵俱在,你能说他腕底有鬼而无神吗?



[老街旧话]

## 精三分, 憨三分

□沙草

今年初夏,在河南电视台国际频道看到了纪录片《解密康百万庄园》,中间提到了著名的“留余匾”,看后感到康家这祖训,深得中庸之道,富有生存智慧,不由得对康家曾经的富甲天下多了一分理解。

忽然想起了祖母生前的一句口头禅:“精三分,憨三分,留下三分给儿孙。”意思是做事为人要留下余地,不可太过太尽。与此相关的口谚还有,“吃亏人常在”“憨人有憨福”“木(模)糊木糊,天爷照顾”,等等。受此影响,我们幼时在玩有输赢的游戏时,遇到破坏规则者,也会喊:“精,精,不得赢,屁股眼夹个毛毛虫。”

写到这里,不由得笑了。笑过,对老街的口语俗谚,竟有了别样的感觉。先说“留余匾”。“盖造物忌盈,事太尽,未有不贻后悔者。高景逸所云:‘临事让人一步,自有余地;临财放宽一分,自有余味。’推之,凡事皆然。”这是“留余匾”上的说明文字。文中提到的高景逸,是明代的一个文学家。他讲的是为人处世,也包括处理钱财。有句话叫“善财难舍”,说的正是人在钱财上的尴尬。而敢留余、能留余,却是相反的意思。也就是说当断则断,该舍须舍。巩义康家,能够兴盛十几代,与善于留余的品德有着莫大的关系。我们来看:“留有余,不尽之巧以还造化;留有余,不尽之禄以还朝廷;留有余,不尽之财以还百姓;留有余,不尽之福以贻子孙。”

巩义的康百万在清代曾被人供奉为三大“活财神”之一(另两个是沈万山和阮子兰),康家的生意大到何种程度,“留余匾”两边的对联是这么写的:“船行六河须防不世风浪,耜(sì)耕三省当思创业维艰。”三省,指的是河南、陕西和山东,六河,说的就是洛河、黄河、渭河、泾河、沂河与京杭大运河。据说康家的船只传到康应魁手中,曾达到三千多艘,运输的棉花、粮食、煤炭,数不胜数。

说留余,也许有人会以为必须有财富基础,其实,留余还有一层意思,就是做事要留有余地,中和为上。

回过头来说祖母。祖母尽管不识字,但她心胸大,为人处世讲礼数、留余地,街坊邻居,多有夸奖。说一件旧事。我家的临街屋,在日寇飞机轰炸洛阳时被炸,当时家里祖父中风,手脚不利索,家中生计无着,没奈何,只好把炸塌的房梁、砖瓦卖了,得了几百现洋(银圆)。祖母考虑日后生活,就把这几百现洋交给某姓的一个街坊。这个街坊会“跑生意”,能赚钱。本想着,钱能生利,有些进项好贴补家用。然而谁也没料到,这街坊带着钱去西安,没过两天就折回来了,回来对祖母说:“走到张茅(地名),钱叫刀客劫了。不光你家的,还有我的和其他人的,全劫了。”究竟是真被劫了,还是另有隐情,谁也说不清楚。祖母哭天无泪,亲戚朋友中出主意的不少。有人说,去告官;有人说,叫他赔。祖母咬咬牙,没多说什么。过了一段时间,那街坊自己也觉得有愧,对祖母说他家有个锅盔店:“你们娘儿们可以常到店里拿锅盔吃。”祖母没有搭理他,但也从没有到他的店里拿过一个锅盔,包括我年幼的父亲和姑姑们。祖母知道,几百块现大洋,要拿多少锅盔?又过了多少年,待我懂事,祖母说过:“那钱是让姓某的给坑了,他在街上,没几个人说他好。那时家里实在是难,钱被坑了,难上加难,可我没逼他……他把事做绝了,咱不能。”祖母说得很平淡。

老街上有很多逝去的故事,其中蕴含的人生哲理是耐人寻味的。



关注“晚报副刊精读”,欣赏《三彩风》佳作